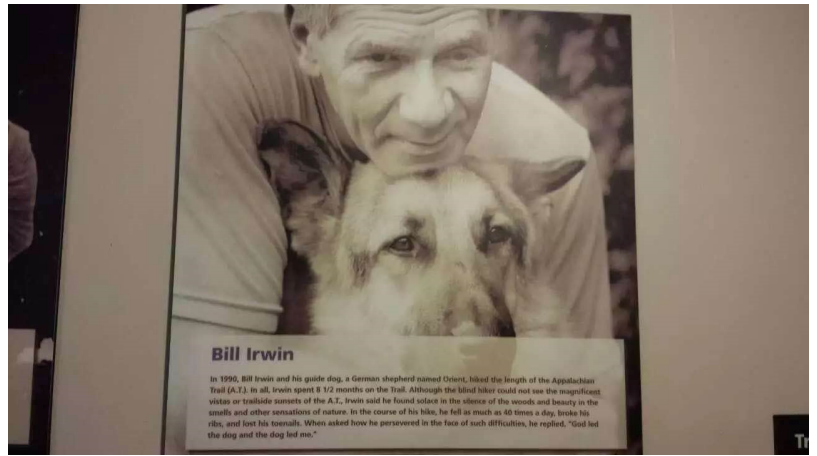


5/21/2016 星期六

昨天日志忘记介绍另一张照片上的大侠了。今天补上。1990年，Bill Irwin带着他的导盲犬花了8个半月走完AT全程，成为第一个，也许是迄今仅有的走完AT全程的盲人。在行走过程中，他平均每天跌跤达40次，曾跌断过肋骨，踢掉过脚趾甲。他说，他虽然看不到AT路上的美景，但他听到的声音和闻到的林中的清香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补偿。



今天一天都是濛濛细雨，不过一个人晃荡在城里的街道上，独自细细品味历史遗迹，还是相当惬意的。



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前，美国还没有西弗吉尼亚这个州，这里是弗吉尼亚西部（Western Virginia）。当弗吉尼亚宣布独立退出联邦后，西部民众却支持统一，于是总统林肯来个釜底抽薪，宣布西部弗吉尼亚从弗吉尼亚独立，自成一州，于是西弗吉尼亚诞生。

哈坡渡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它在波托马克河和仙纳度河交汇处，西南是无尽的大山和仙纳度谷地，东北则是丘陵和平原的马里兰高地，俯瞰首府华盛顿。这里还是运河和铁路枢纽，以及兵工厂所在地。所以，1861年到1865年南北战争期间，这里是两军必争之地，先后易手8次，南北军各占领4次。北军拼命死守，以作为华盛顿的外围屏障。而南军不断从山区河谷出来，试图占领这里，进窥马里兰高地和首都华盛顿。而每次军队撤退前，必定尽可能炸毁烧毁一切，不给对方留下任何东西。而且这都还是双方最高军事长官下达的命令。战争结束后，哈坡渡完全成了废墟和鬼城，既没有多少居民，也没有像样的民居。资料说，当局考察这里之后感叹说这个城已经完全毁了，连10美元都不值。

经过150年的恢复，哈坡渡虽然已仍不复当年的繁荣，但已不是鬼城，而是以历史遗迹为号召的旅游小城。各种小而精的博物馆都免费对游客开放，使人流连其间而忘返。







下午，几位朋友知道我会在这里停留一天，于是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远道开车过来小聚。第三张照片中，左三是小学中学同学吴大欣和她妹妹大荣（左一），左二和右一是大学同学魏福生夫妇。



我们都是武汉人或在武汉生活多年，他们特意在家做了许多武汉风味的菜，用保温箱装好带来，其中有面窝，粉蒸排骨，红烧肉，炸小鱼和莲藕炖排骨汤等，还有魏夫人自己做的武汉

风味的腊肉。大欣说她记得我最爱吃榨菜肉丝，所以这次让大荣特意炒了一盘。这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因为这的确是最爱吃的菜，但从没说过，大欣怎么知道？她说，当知青下农村时（我和大欣下在一个知青点），有次我妈妈去看我，带了很多榨菜肉丝，说是我最爱吃的菜，大欣竟然就记住了。而且40多年过去，她还没忘。发小的交情，真是历久弥新啊。当时在大马士革过生日，她们看我没吃上蛋糕，这次特地买个蛋糕过来。这个生日过得值了，在仙纳度国家公园吃了弗州朋友一次蛋糕，今天又吃了一次！



福生也喜欢户外运动和爬山，原来计划今天一起走一段的，可惜天公不作美，一直下雨，没有走成，希望以后有机会一起去户外。

幸福的三张老K吃了各种他在美国中餐馆吃不到的美食，一边吃一边赞，而且独具慧眼喜欢最具武汉特色的炸面窝和莲藕汤。[呲牙]